天史

天史卷之四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雲間董其昌思白　兩先生評選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陰謀　二十五条

趙孤兒救屠岸賈冤

晉靈公時、趙盾專國政、靈公死、盾不能討賊、董狐曰、趙盾弒其君、及盾卒、子朔嗣、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乃治靈公之賊、以連趙盾、曰盾雖不知、

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朔韓厥解之不聽賈乃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朔於下宮滅其族趙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匿於公宮生男屠岸賈聞之大索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兒果無聲已脫趙朔有客程嬰公孫杵臼者謀匿之杵臼遂取他人兒負之山中使程嬰假告趙氏孤兒處因攻杵臼殺假孤兒而杵臼亦自刎以明趙孤之眞而不知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處與之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崇欲

立趙後韓厥以其實告景公乃與厥召羣臣謀立趙孤兒匿之宮中命名曰武復與田邑如故趙武程嬰遂攻殺屠岸賈家滅其族而程嬰然後自刎以事成報公孫杵臼

論曰嘗按趙衰相晉重耳有功而盾相靈公有大臣體恩及桑間餓人則盾亦仁厚長者也仁人豈無後乎當孤兒置絝無聲天已相之矣即不借嬰臼亦不死孤兒故不死也後十五年滅賈而趙以大昌然則生死興廢果由人乎哉

費無極譖殺郤宛

左傳、楚昭公元年、楚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謂子常曰、宛欲邀令尹飲、子常諾之、又謂宛曰、令尹欲飲於子、宛曰、我賤、不可以辱令尹、今惠然肯來、吾無酧之、奈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酧之、宛設饗、帷甲兵門左、以俟、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宛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不可以往、令

尹使視宛家果有甲在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爇其家宛聞之自殺盡滅其族黨數月楚人憐之國中祭祀進胙者皆謗令尹令尹病之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左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焉戌也惑之仁人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吾子殺人以興謗不亦異乎且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伍奢令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九月巳未子常殺費無極盡滅其族國人悅謗言乃止

論曰人情不畏江河而畏井不畏刀劒而畏鴆毒者豈非以明害易防而機險難測哉故弩伏而中人餌毋以殺身巧言之下甚於弓餌矣郤尹以拙直嬰禍無極以巧僞終亡雖天道有必伸哉乃免之嗟吾誦萋斐三章爲之嘆息

趙高李斯殺扶蘇蒙恬

秦始皇三十七年、巡狩天下、歷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李斯中車府令主符璽事趙高少子胡亥皆從、太子扶蘇以數諫失愛使監蒙恬兵上郡、其年七月至沙丘、始皇病甚、使趙高爲書賜太子扶蘇曰奔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書與符璽未發、李斯與趙高謀、不利立太子、乃秘不發喪、置轀涼車中、上食如故、矯詔賜扶蘇蒙恬死而立少子胡亥遣胡亥客至上郡、賜扶蘇蒙恬死、封劍、發書、太子欲自殺蒙恬止扶

蘇曰、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太子監之、此重任也、今使者來、即自殺、安知非詐、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請乎、即自殺、蒙恬欲白其罪、使不爲通、喟然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而屬之遼東、塹山堙谷、能無絕地脈哉、亦吞藥自殺、趙高李斯大喜、即日發喪、立二世爲帝、秦亂、三川失守、高妬李斯、讒於二世曰、丞相與敵相往來、斯亦與高相短、然賊不及高、每爲所中、二年七月、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顧其子曰、吾與若欲復牽黃犬、出上蔡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而夷三族斯死高爲丞相卒弑二世子嬰立殺高夷其三族

論曰李斯嘗爲倉吏見倉鼠而樂之吾觀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謀飽終而齧人秦之社遂以空及東門黄犬仍思顧兎馳心猶未死也矯詔殺人而終致族滅不亦宜乎高則刑餘匹夫死不足責若夫恬亦有罪焉爲秦名將而阿主興功殺人多矣此太史公所以罪之也或曰扶蘇何罪夫扶蘇不死則二世不被弑秦能亡乎徵矣哉

袁盎鼂錯相殺

鼂錯者、潁川人也、好申商刑名之學、爲人峭直深刻、漢文帝時、爲太學掌故、以其辨號爲智囊、好更定法令、七國時、請削諸侯郡土、諸侯怨之、吳楚同七國反、時楚人袁盎、狡猾多智、爲上所重、兩人居常相傾、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吳楚反聞、錯以盎故爲吳相、多受吳王金、宜知其謀、欲案之、未發、袁盎恐、夜至上前對狀、請間、言七國所以反、以錯削地故、今急斬錯、可解天下兵、上信之、即日令錯衣朝衣斬東市、鼂

錯。欲吳楚終不解。後七國𢦤。袁盎家居。盜殺盎安陵

郭門外。

論曰。甚矣兩人皆傾險哉。錯號爲智囊而不庇其身。

豈謀出盎下。盎乘其間耳。當錯誅而盎得計矣。卒不

免郭門之禍。謀所不及。有報之者矣。然則謀固不可

恃也。

陳平陰謀

陳平從漢高祖定天下、爲漢元勳、凡六出奇計、陰秘多、不傳、封曲逆侯、高祖崩、幸於呂后、后欲王諸呂、問平、平曰、可、及諸呂亂、平用計、卒定漢室、孝文帝二年、平病篤、曰、我多陰謀、是道家所忌、吾後當絕、亦已矣、恐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計禍人也、陳平卒、其後曾孫坐略人妻、弃市、國除、

論曰、張良陳平、皆漢元臣也、從龍開闢、權謀固可盡黜乎、然良之術多正、平之術多譎、故平有陰禍以貽

後良以寡欲而昌終謀之所及能算人不能算天耳

長孫無忌冤殺吳王

長孫無忌、唐太宗長孫皇后兄也、佐太宗定天下、有大功、貞觀終、位至太尉、封趙公、遺詔輔政、高宗永徽三年、散騎常侍房遺愛謀反、上令無忌鞫之、無忌素惡吳王恪爲物情所向、因事誣其同謀、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搆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誅、不久遂縊死、高宗顯慶三年、武后專政、令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安置黔州、逼令自縊、

論曰、無忌以肉戚佐太宗有天下、稱元勳、爲死於陰

人之手。不亦枉乎。至其誣降一事。足以感動天地。而後知古來英雄之死。別有陰報。不必爲之扼腕也。故曰大輿多塵。君子有以愼其終矣。

周冶殺元咺公子假

晉文公以不禮於衛、伐衛、成公奔楚、城濮之敗、成公復奔陳、晉人踐土之會、使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以是成公自楚復歸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出迎、爲前驅者所殺、公哭叔武、而殺前驅者公子歂犬、元咺出奔晉、訟於王所、晉侯執成公歸京師、囚於深室、元咺歸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酖衛侯、甯俞貨醫薄其酖、得不死、納玉十瑴、乃釋之歸衛、恐元咺拒之、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使爾爲卿。周冶遂殺

元咺及公子瑕弟子儀、成公逐入、祀先君、周冶既服、

卿服、將命、周歂先入、至廟門暴疾而死、冶厪懼辭卿

論曰、狐裘黃黃、出言有章、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殺人

而貪其功名、不入廟而死、是人之所指歟、是天之所

殛歟、

驪姬殺晉公子

左傳晉獻公娶賈姬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等使間太子於外乃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奚齊卓子居於內丙寅肅二十有一年冬晉欲廢太子使伐東山公衣之以偏衣珮之金玦曰盡敵而反狐突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珮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

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珮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龍服遠其躬也珮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龐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太子伐東山歸二十二年春驪姬謀害太子使祭齊姜歸胙於公姬寘毒而獻之令公試焉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縊於新城而死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秋夷吾奔梁三年獻公卒

子奚齊立、晉大夫里克欲納文公、乃殺奚齊於次、荀息立公子卓而輔之、里克復弑卓及荀息、秦人納公子夷吾爲晉侯、及夷吾死、子圉立、復殺之、釀晉亂者十五年、而後重耳入稱霸焉。

論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嫡庶者人治之大者也、晉獻烝姬生申、因知其有報也、其後驪戎入宮、長舌揚燹、國之亂者十有五年、而奚齊、卓子、卒以償新城之縊、天道其有應哉。

伍子胥刺客亂吳

伍子胥、名員、楚人也、父伍奢、爲楚太傅、輔太子建、平王淫太子妻、遂殺奢、子胥奔吳、求爲父報仇、卽吳公子光有篡志、進專諸於光、共謀刺殺吳王僚、而立光、爲吳王闔廬、子胥乃爲吳行人、而與謀伐楚、吳九年、子胥與唐蔡共破楚入郢、鞭平王屍、闔廬卒、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子胥諫、不用、賜以屬鏤之劍、乃自剄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浮之江中、

論曰、子胥爲平王臣、雖報父仇、而鞭君屍、固宜以殺

身歟非也乎王淫荒是桀紂也子胥何臣焉鞭尸宜
若無罪然惟與公子光刺王僚則陰賊極矣是吳之
刺客非忠臣也屬鏤天正爲僚報怨耳乃千古之下
猶以爲忠蓋亦察夫進身之始也

盧杞巧害忠良

盧杞、唐中丞盧奕子也、杞貌醜、色如藍、陰謀奸狠、多口辯、上悅之、郭子儀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往謁、子儀悉屛去、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德宗建中二年、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杞欲傾炎、言炎立家廟臨曲江、以占王氣、有異志、詔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惡太子太師顏眞卿、爲當代名臣、不肯附已、欲出之、眞卿謂曰、先中丞傳首平原、眞卿以舌舐面血、今

相公忍不相容耶杞矍然起拜而恨愈切骨建中四年李希烈反陷汝州性多殺戮杞謂上曰希烈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顔真卿三朝宿舊忠直剛決真其人矣上遂遣真卿後爲李希烈所殺初杞既殺楊炎上以張鎰同平章事朱滔之叛上因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杞忌鎰忠直爲上所重乃對上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然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因顧鎰曰陛下自有神算上乃使鎰以

爲鳳翔節度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後爲朱泚之黨所害。興元元年、諸鎮暴揚杞之罪惡、貶杞爲澧州別駕、憂憤而卒。妻子皆徙遠州。天下快之。

論曰、德宗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彊介。人言其奸。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而陛下不覺。此杞之所以爲姦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孔子曰、遠佞人。倘佞人而不遠。必有與之俱化者、不然何足以爲佞。

李林甫剖棺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李林甫兼中書令、初上欲相林甫、問於張九齡、九齡以爲不可、林甫乃日夜短九齡於上、遂罷政事、貶荆州刺史而卒、林甫城府深密、不露詞色、好以甘言啗人、而陰傷之、位勢稍逼者、始則親結、終以計陷、雖老姦巨猾、莫逃其手、世謂之口有蜜、腹有劍、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上嘗於勤政樓目送之、林甫恐帝擢用、乃召絢子弟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爲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懼、請之、乃

以爲華州刺史出之於外上嘗欲用嚴挺之時挺之爲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意使之稱疾求還遂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惜之又使李適之言於上曰華山有金礦可鑿以富國及帝問之林甫言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帝由是疎適之其巧於賣人類如此恐人不附巳屢起大獄以吉溫羅希奭爲殿中侍御史使典獄事鍛鍊深刻鮮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忌侍郎楊愼矜爲上所厚使人以飛語告其私造讖書

誅叛、乃代作讖書、匿其家出之、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天寶六年、帝以天下歲貢賜林甫、百官候門、台省爲空、林甫子岫嘗以滿盈爲懼、指園中役夫、謂父曰、大人久處鈞軸、仇滿天下、他日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亦以結怨害人、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淨街前驅、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移床、雖妻子莫知其處、天寶十二年、林甫死、尚未葬、削爵剖棺抉含、褫金紫、妻子皆流嶺南、縣中死於道、林甫入相凡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唐室遂衰、

論曰、重載敗車、因折其軸、愛此腐鼠、養狼畜虎、北陸重陰、陽氣晝伏、貝錦鑠金、青蠅汙玉、讒舌晉人、入其劍腹、亦云巧矣、移床夜寢、君子悲之、勞心實苦、剖棺夷宗、高明不覆。

劉湛譖殺檀道濟

將軍檀道濟、宋名將也、百戰克敵、威名甚重、仕至江州刺史、與侍中劉湛有隙、元嘉十二年、宋主有疾、湛說司徒義康、以爲道濟立功前朝、恐宮車晏駕、不可復制、遂假詔收之、濟憤怒、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及其子植等十一人、皆遇害、魏人聞之、飲酒相賀曰、道濟死、吳兒不足憚矣、後湛趨附義康、宋主浸不能平、收湛誅之、

論曰、讒言甚可畏也、人不勝讒也、天道甚可畏也、讒

不勝天也人而有讒讒可畏也人而有天天可畏也

道濟死讒劉湛死天天可畏也讒不可畏也

魚保家告密自斃

唐武后以徐敬業之反、常恐大臣謀已、乃盛開告密、有魚保家者、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格、上各有竅、入不可出、太后善之、以告密而死者數千家、未幾保家有怨主、告其與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論曰、巧哉魚保、銅匭密告、未幾自斃、出之無竅、實償苦思、謂之天道、

李義府殺人滅口

唐高宗永徽六年、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柔。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笑中有刀、時人以其柔能害物、呼爲李猫、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絕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乾封元年、與妻子流巂州、道死、朝野稱慶、

論曰、狸之不以捕鼠也、翻主人之瓮盎而食之、主人不以爲貪、以其柔也、柔而藏奸、傷及雛卵、則天必捽

而斃之矣。吾願大人爲虎變不爲貍柔。

丁謂前後雷州

宋眞宗、天禧二年、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謂陰狡多詐自以品出準下恐不爲所容雖同列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謂起爲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宰長拂鬚耶、謂慙恚遂成仇隙眞宗崩、遺詔太后輔政、謂附太后、汙準爲朋黨、貶雷州司戸參軍、遣中使齎勅以錦囊貯劍示將誅戮狀欲使準惶懼自裁準不爲意及受勅並無誅旨謂遂沮乾興元年丁謂以山陵得罪貶崖州司戸道出雷州

犨使人餽一蒸羊謂求見犨杜門絕之而去

論曰小人自知取惡必以非道求容君子善絕之可也萊公失之近訐遂攖其毒是亦有責焉雖然不訐亦不免也非其類也雷州再過天道𠕑還時人誚之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嗚呼謂亦安知愧乎

謝祐殺人媚后

唐武后之酖殺太子弘也，立雍王賢爲太子，永隆元年，太子賢又爲武后所廢，以曹王明爲太子黨，安置黔州，其都督謝祐妄希武后意，矯詔，賜死，高宗深惜之，武后亦以非出已意坐黜，府官屬皆免官，祐後寢於平閣，夜去其首，

論曰，求爲鷹犬而不得，何自若也，夜臥而亡顱，如其人如其天。

王勃謀殺難友

唐王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詞、年未及冠、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名滿天下、官奴曹達素與勃善、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坐左遷交阯令、勃渡海往省之、船溺而卒、年二十九。

論曰、士固無以才名貴也、早歲膺榮、天授其驕、乘權變節、復奪之鑑、即滕王風急、徒博虛名、亦何與於性命之學乎、士君子宜有以自完矣。

拓跋嶷以夢償寃

魏爾朱榮亂洛陽、既爲魏主所誅、其黨爾朱世隆、爾朱兆等、各擁兵以叛、魏主以城陽王徽督兵討之、徽多忌少恩、兵遂大敗、兆率輕騎入宮、宿衛皆散、魏主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呼之不應、遂爲爾朱兆所執、徽素與洛陽令寇祖仁相善、一門三刺史、皆徽所拔、于是私齎金百斤。馬五十匹、往投之。祖仁謂其子曰。富貴至矣、乃詒徽他往、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既而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五百斤。馬二百匹。在祖仁

家卿可取之兆捕祖仁如蔓徵索搒掠殆遍不能得。遂殺祖仁戚其家

論曰、徽以同姓之臣。兵敗不能死綏。又輕遁焉。乘馬不應之時。天固借手殺之矣。祖仁殺人謀利。與身俱殞。負心之報彰彰也。

沈約草詔扳舌

沈約字休文武原人文學高博而貪冒禁利仕齊爲國子祭酒蕭衍勢盛引爲驃騎司馬因乘機勸進自媚於衍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然之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梁主蕭衍遂即位弒齊以約爲僕射後梁主欲以南海郡徙齊巴陵王居之沈約曰不可以虚名而受實禍梁乃殺王以約爲尚書令武帝天監十二年約病夢齊帝以劍斷其舌約懼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

不由已出、梁主大怒。約憂懼而死。謚曰隱。

論曰、休文爲一代文人、自處不薄、名心附勢、甘累清議。他日郊居賦曰、長太息其何言、差愧心之非一。約殆有悔心歟。士君子一念不端、貽羞千古、萬鍾於我何加哉。追夫赤章奏天、亦已晚矣。

李輔國殺建寧王倓

宦者李輔國、本飛龍廄小兒、粗閑書計、外恭謹而內狡險、肅宗委信之、因見張良娣有寵於上、遂陰附焉、恨建寧王倓數訐其惡、遂譖倓、謀害廣平王、欲為太子、上怒殺倓、勢傾朝野、道路側目、乾元元年、以張良娣為后、以輔國為太僕射、歷兵部尚書、為司空兼中書令、寶應元年、上有疾、輔國與張后爭權、遂矯詔勒兵殺后。及越王係。帝驚悸而崩。明日扶太子即位、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呼為尚父而

不名、進爵博陸王、上見其驕橫日甚、寢不能平、遂遣人殺之、割其首及一臂而去。

論曰、按唐史、李輔國有妻子、是中年而宦者也、閹宦有權、多借階級闖、狂人君初不過以便利之役畜之、遂至逞不軌而害及妻子、崑崗之火、始於片絮、吾於輔國乎何誅。王綱不振、以刺客而代天威、亦不武矣、

薛文傑借巫快怨

五代閩王璘好鬼神巫者盛韜等皆有寵國計使薛文傑巧佞奸狠以聚斂得幸嘗與樞密使吳昴有隙將陷之昴嘗有疾文傑往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患頭痛耳將愈矣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可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乃賂盛韜使言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昴謀反以銅釘釘其腦璘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

問之勗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勗自誣服妻子皆被誅明年吳攻閩建州璘遣兵救之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薛文傑盜國弄權枉害無辜不得文傑誓不討賊國人中外震恐璘不得已以檻車送文傑於軍中士卒臠食之并誅盛韜文傑有巧思自以古制檻車疎濶苦心獨剏形如木匱以鐵鋩內刺動輒觸傷及檻車初成而首入焉聞者快之

論曰借鬼報仇譖固巧矣舉國加誅鬼實爲之鐵鋩內刺儐爾苦思亦已焉哉

王惟忠寃死訴天

宋理宗寶祐三年、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晦懷薄無行、西路安撫使王惟忠心輕之、常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銜之、誣其通北國謀叛、部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受晦屬、假成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三日而大方暴卒、晦亦尋死。

論曰、劍有餘寃、尚能燭斗、况精氣有不散者乎、倘人謀而鬼無力、則天地幽晦、其爲長夜久矣、雖然尸輕

致亂。惟忠亦有罪焉。此周、顗、所、以、殺、身。郭、汾、陽、不、敢、笑、盧、杞、也。

韓侂胄殺趙汝愚

侂胄、宋寧宗韓后之季父也、傾巧善佞、宋光宗紹熙中、爲知閤門事、寧宗即位、與宰相趙汝愚有定策功、加汝州防禦使、不滿望、怨汝愚沮已、然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遠斥之、汝愚不爲意、熹奏其奸、侂胄大怒、使優人峨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上逐去熹、侂胄益用事、怨汝愚益深、用其黨爲台諫、慶元元年、謫汝愚永州、密殺之、復立僞學之禁、網括汝愚朱熹門下名士、罷謫若五十有

九人、慶元四年、進位太師、封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排斥忠讜、羣小滿朝、勢焰薰灼、時金國內亂、兵勢不振、侂胄欲立功威衆、乃定議伐金、命吳曦練兵西蜀以圖恢復、曦反以蜀降金、自稱王、淮西郡縣、乘風敗没、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計、開禧三年、史彌遠誅侂胄於玉津園、函其首以畀金、妻子流沙門島、死

論曰、侂胄以內批用臺諫、禦趙汝愚、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亦與楊皇后假出內批、遂有玉津之誅、天道好還、車轍必復、可不畏哉、

賈似道循州見字

宋理宗端平元年、賈貴妃之弟似道、少落魄游博、不事操行、帝以后戚擢籍田令、恃寵不檢、縱游聲妓、帝嘗戒之、開慶元年、元人渡淮圍鄂州、帝以似道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然左丞相吳潛貶之循州毒死、天下冤之、時元攻破宋軍、似道乞降詐以捷報、帝受賀、以似道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大小朝政、決於湖中、宰執充位而已、度宗即位、咸淳元年、加太師魏國公、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

不從。時元兵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半閑堂。樓閣亭榭。備極精巧。取宮女葉氏及娼尼美色者。日肆淫狎。以鬬蟋蟀爲樂。又酷嗜寶玩。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時樊圍已三年矣。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度宗崩。子㬎立。生方四歲。太后臨朝聽政。元軍渡江。命似道率兵禦之。敗奔揚州。江淮諸州皆陷。三學生及台諫上疏。請誅似道。詔貶循州。遣使監押。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仇。請行。途次古寺中。壁上見吳潛南謫循州所題字。虎臣呼

日賈似道吳丞相何以至此慙不能對。行至木棉庵

爲虎臣所椎殺投其妻子於江

論曰、宋自南遷而後、代有奸相焉、至似道而國祚遂

終、一夫何足以盡似道哉、獨其佞竊貫滿遠謫而遭

虎臣之椎、行旅而覩吳潛之字、狹路相逢、天之呼人

也、諄諄矣、何不醒乎。

小兒天下

五代周世宗殂、宋太祖匡胤爲周都點檢、世宗崩、以子宗訓立、時生七歲、與太后臨朝、以匡胤太尉兵至陳橋、爲士卒所立、遂以得天下、及南宋之末、度宗崩、賈似道立子㬎爲帝、㬎方四歲、爲元人追襲、共入於瀛、㬎以立其弟衛王昺、昺八歲、與太后同聽政、遷於厓山、軍士皆立舟中、爲元所攻、帝與太后皆赴海以宋遂亡、初德祐元年、宋與元請平、元伯顏曰、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及

進兵浙江。潮汐三日不至。

論曰。宋之興亡。其年號亦有可異者。如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㬎爲元虜。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亡於崖山。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元史卷之四終

情史卷之五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甫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負心　十三條

燭影搖紅

宋太祖趙匡胤以陳橋代周遂有天下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侯光美爲嘉州防禦使帝天性友愛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自灸每對近臣言

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建隆三年太后疾革遺命太祖懲柴氏立幼之弊謂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帝事太后至孝遂與趙普受命藏之金匱曰謹受教開寶六年封光義爲晉王位宰相上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帝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開寶九年帝不豫晉王獨侍疾至夜宮中虛無人左右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帝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遂崩宮闈之秘人莫能測中

外疑之光義即位是爲太宗封弟光美爲齊王太祖元子德昭封武功郡王次子德芳爲興元尹興國四年帝既平太原因伐幽州德昭從行軍中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之不懌及敗還遂不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憤而自刎德芳相繼病殁齊王廷美不自安有告其欲爲亂者遂貶涪陵縣公安置房州使吏伺察之初帝以金匱之盟問於趙普普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廷美遂以憂悸卒於房州至道三年

太宗崩，以其太子恒即位，是為真宗。至神宗熙寧元年，方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及欽宗靖康之亂，金人粘沒喝入汴，虜徽欽，執皇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殺太宗之子孫無遺者，唯康王構，師師在外，即位於南京，是為高宗。紹興二年，元懿太子卒，高宗未有後，謂范宗尹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命宗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上虞縣丞婁寅亮亦上書曰：太祖舍子立弟，天下之大公。崇寧以來，諛推近屬，遂使昌陵

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天未肯顧歆此今人所以未悔禍也帝大感嘆乃選太祖後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養於宮中賜名瑗封普安郡王紹興二十二年立為皇太子即位號孝宗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南宋寧宗嘉定三年復立德昭九世孫貴誠為沂王後是為理宗而太祖子孫卒以天下終

論曰君子之情求為可繼也故聖王作則於中不使天下後世有過不及之弊父子相傳不得已而後弟

及焉此中庸之極則也太祖孝友有餘遂以太后之亂命而奉其姿心卒開太宗負心之路使當時擇大國而封之如梁孝王故事何至於戕子而中敗也哉雖然此春秋之責也至於柱斧聲鳴燭光火迸不能塞萬古之疑綱目云金粘罕貌類太祖天生腹下有瘢人傳與太祖殂時之狀相類其後入汴悉取太宗子孫北去殆至高宗絕嗣天啟其衷使太祖子孫復延南宋之祚天報仁人固不爽哉

遼金兩業

契丹改其國號曰遼宋仁宗慶曆中使富弼與契丹平各致誓書撤兵通好至神宗哲宗兩朝聘往如故惟歲以金幣遺之未起邊釁徽宗崇寧中寵用宦官童貫等用兵西羌注意開邊以為遼弱可圖使貫於邊覘之時遼主耶律延禧建元天祚酗淫荒縱嗜田獵不恤國務遼之別部女真阿骨打者雄豪英武自稱都勃極烈即華言大官長也為遼主市鷹使者所苦久有叛志徽宗政和三年女真叛遼取寧江州兵

不滿萬、所至皆捷、改國號曰金、及貫使遼、與燕人李
良嗣來、自陳有破遼之策、欲結好金人、夾攻遼國、帝
大悅、封秘書丞、賜姓趙、使之浮海入金、約與攻遼、圖
燕、仍給歲幣、金克遼五京、延禧出奔、宋命童貫襲燕、
敗績、及金人自克燕京、宋復使良嗣入金求地、僅得
燕京六州空城、仍輸歲幣四十萬、錢一百萬緡、都統
剛种所道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
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不聽、徽宗宣和六年、遼
主延禧為金將婁室所獲、遼遂亡、初宋遣趙良嗣如

金求平灤等州不許及金平州留守張瑴以州來降宋遂受之封瑴爲節度使改平州爲泰寧軍由是金以納叛來責不得已殺張瑴函首以畀金平州復爲金陷而金遂以此興師矣宣和七年金將斡離不在平州來索叛亡戶口不與乃與粘没喝分道入寇攻陷朔代州進圍太原復得燕山郡縣帝下詔罪己招勤王之師不至傳位於欽宗爲靖康元年金斡離不陷相濬二州渡河而南無一人禦之者遂圍京城帝如金營請降二年四月金人立張邦昌爲帝刼掠欽

二帝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童貫趙良嗣伏誅

河非遂盡沒於金而爲南宋

女真者契丹小部也其族不滿萬人勇悍善射初完顏劾里鉢爲遼女真部節度使有子十一人長曰烏雅束次曰阿骨打阿骨打嚴重多智兄死襲位爲遼節度使初遼主幸混同江觀魚故事女真酋長千里內者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酋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坐直視諭之再三終不從以是遼主疑之阿骨打以遼主酗淫從獸無厭遂稱兵先併遼

族，根葉始大，自稱都勃極烈，不受節制，遼主每歲遣使者市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儌求無厭，阿骨打苦之，謀叛遼，聚族得二千五百人，傳挺而誓，攻甯江等州，所至輒克，遼主耶律延禧出奔，女真改國號大金。阿骨打殁，吳乞買立，策馬渡混同江，取遼黃龍府，與宋夾攻，卒以滅遼。徽宗宗和六年，遣趙良嗣如金求平灤等州，不與，後平州留守張㲄以州降宋，宋受之，金責其納叛，因以興師渡河圍汴，虜徽欽及后妃王子等三千人北去，並立張邦昌劉豫爲帝，屠滅之慘不

可彈述、高宗建炎三年、金人陷南京。宋都臨安、求和不許、屢爲所敗。至理宗紹定中、蒙古來約夾攻金。以河南之地來歸。金人爲蒙古所攻、遂弱。

蒙古在女眞之北、其人勇於女眞、夜中能視、以鮫皮爲甲、矢不能透、敗金兵於海嶺、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因割地議和、歲遺以糧畜、蒙古始強、鐵木眞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黄統六年、完顏亮弑其主亶。大殺宗室數百人、納其叔母及諸姊妹宗婦、酗淫無忌。國人殺亮而立雍、及泰和八年、金爲蒙古所攻、來

殺亦不許、西北諸州皆降於元。殺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宋理宗紹定五年、元約宋伐金、許之、蒙古入燕、陷汴、亦以金祖宗神御及妃嬪王子宗室男女北去、甚於徽欽之禍。金主守緒走蔡州、千里無人、蒿萊滿目、曰生靈盡矣、與其宗室承麟爲元兵所殺。宋遣將孟珙、分其骨以祭廟、金亡、元亦以滅宋、

論曰、古今中國治亂之勢、未有不起於夷狄者。聖人知夷狄之不可治也。常使其勢有所分、我得從中而制其勝、以彼之有事、爲我之無事、計斯得矣。徽宗背

契丹之夙盟結女真之生虜意權以夷狄攻夷狄自謂得計而不知驅狼進虎小得而大失非利也背強而攻弱非勇也老种盜入鄰家之喻其得將體乎大抵一時庸君好事趨於目前之小利而奸臣閹宦又欲借邊事以邀功因循而至於亡雖然有天道焉我以之加遼金亦以之加我金既滅宋爲遼報仇矣無何逆亮煽淫狂胡焰息天生蒙古復以金之攻遼宋者又借宋而攻金強中有強報中有報何前後之一轍也總之宋爲金愚而絕於南復爲元愚而亡於北

固天之不祚宋何受病而不悔也葢百六遘凶聖人未出天將有所待也初以金衍南宋之基爲太祖報其後人旣而命盡數終復以元大其驅掃積陰氣而孕陽治迨夫夜氣一開乃折而入於我明之一統譬如空堂巨室久無人居蛇豕亦得僭其棲一旦而主人復出則異物藏而故物歸之矣陰翳幾百年乃降滁陽之王氣天地亦云勞矣余讀史至此而知天道固渙遠也

吳起殺妻求將

吳起、衛人、嘗學於曾子、母歿不奔喪、曾子絕之、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使起爲將、起妻齊女也、魯疑之、起急於見功、殺其妻以自明、魯遂以爲將、去魯適衛、事魏文侯、屢戰有功、與士卒同甘苦、卒有病疽者、起吮之、多得士歿力、去魏適楚、爲楚大臣所殺

論曰、吳起名將也、在德不在險之一言、似亦聞道者與、急功名而殺其妻、何殘賊乎、記曰、妻也者親之主也、彼母喪且不奔、又何有倫紀哉、學術而無本、功名

之所以殺身也

韓信賣友成功

韓信爲漢高帝大將軍、定魏、破代、擊趙、下井陘、誅成安君、擒趙王歇、威震天下、欲北攻燕、東伐齊、用李左車先聲後實之謀、狥趙脅燕、燕服、將說齊、高帝先遣酈食其說齊七十餘城俱下、齊王田廣、信酈生語、撤備漢兵、日與縱酒、韓信忌功不自己出、恐分其名、渡河襲齊、盡殺歷下軍、直至臨菑、齊王恨酈生賣己、烹之而走高密、當是時、酈生實不知也、信追廣至高密、斬楚將龍且、遂平齊、自爲假王以要漢、漢業許之、

漢滅楚後。從信爲楚王。時項羽舊將鍾離眛素與信善。羽滅窮敗。歸信。信逼眛自刎。獻首於漢。高帝恐信反。僞遊雲夢擒信。誣與陳豨謀反。爲呂后斬之長安鍾室。遂夷三族。

論曰。禍莫大於忌。惡莫大於負心。信成不世之功。亦人傑矣。使酈生功成。當奏漢封之。不亦恢乎。大哉。竟而烹之。以成厥名。豈有後祿乎。即漢捐鍾離。信能以死乞贖。高祖雄主也。封齒赦通。已見一班。或可因信而赦眛。必不使功臣與其故人俱死。計不出此。殺眛

求容欲以釋㨗主之心難矣他日臨刑猶借兎歿狗
烹以自解不曰天爲兩人報仇乎

孟嘗君背齊自立

齊公子孟嘗君田文封於薛周赧王十七年帥韓魏伐秦敗其軍絕河渭秦割河東三城以和田文爲薛代所欺欲連秦以圍薛故不攻秦湣王時孟嘗君去齊如魏合秦趙與燕伐齊湣王走莒而死襄王立孟嘗君居薛自立爲諸侯無所屬死之日諸子爭立齊遂滅薛

論曰余讀四公子傳信陵君稱最平原君稍鈍而皆爲國惟孟嘗君養士始終自爲耳然信陵平原皆得

與趙魏俱終。孟嘗絕嗣無後也。有天道焉。

李密負翟讓

隋李密、少多才畧志氣雄遠、爲煬帝左親侍、嘗乘牛讀漢書、楊素見而異之、大業元年、乘隋亂、助楊玄感起兵、玄感兵敗、亡命依翟讓、多授方略、讓推主其軍、號魏公、衆數十萬、後忌讓奪己權、詐以酒邀讓角射、侍讓引滿未發、使徒兒自後殺之、遂併其衆、唐武德元年爲王世充所破、密降唐、封爲邢國公、殊不滿望、謀叛出關、爲唐將所誅、

論曰、李密有有爲之志、而無其才、當其挂書牛角之

下去人遠矣白沙米散漢書其未熟乎餒而觀其負翟讓則一賊耳賊安能成大業哉

邴元貞負李密

元貞本縣吏坐贓亡命因隋亂從翟讓爲寇讓以爲書記及李密說讓自開幕府稱魏公遂用爲長史貞爲人貪鄙狡薄宇文溫嘗勸密殺之未果及王世充大敗李密於邙山元貞遂誘引世充於洛口密不得已降唐後謀出關爲唐所殺唐高祖武德三年王世充以元貞爲滑州行臺僕射李密故將杜才幹守濮州恨元貞叛密詐以其衆降之元貞自往招慰才幹迎入執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髮之

功。乃搆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齋其首至黎陽。以祭密墓。遂以濮州降唐。

論曰、密負翟讓。而殺之以併其軍。元貞亦負密而傾其業。宜有天道焉。貞能爲讓報仇。杜亦能爲密雪耻。負人者天固負之。人亦無忘其本矣。

陸超之門生負義

南北朝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大將軍、封宣城公、忌鄱陽王鏘等、遏已、皆殺之、時晉安王子懋聞諸王死、不自安、防閤陸超之勸懋起兵誅鸞、力不克、爲鸞所殺、或勸超之逃、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令田横客笑人、遂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之可得厚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鸞令厚葬超之、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論曰、超之俠義佐師、臨危授命、其道力皆有大過人者、以尹公之端而受逢蒙之禍、超之或未知取友哉。何其得報之憯也。扶棺折頸、其亦心喪也乎。

王鉷負楊愼矜

唐玄宗朝、御史中丞王鉷、與戸部侍郎楊愼矜、外兄弟也。鉷以愼矜所引、得遷中丞、與之同列。愼矜猶子姓畜之。時鉷與李林甫相結、滋不平、共謀陷之。數於帝前佯爲稱許、以相挑剌、帝惑之、鉷乃與李林甫作飛牒、言愼矜本隋後、家藏讖書、欲復隋室、帝大怒、遣官收矜拷訊、不服、鉷命侍御史盧鉉索讖書於愼矜臥内、曰、逆賊置之密室、今得矣、愼矜不能辨、與兄弟愼餘愼名皆縊、以手指天而死、後二年、鉷兄弟以謀

反被族◎◎

論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言讒言之罔極也。鉷蝮螫毒人。以負心爲快心矣。他日誅夷東市、鉷鉉亦蕩爲輕烟、然則勢位械謀。終可恃乎。

盧鉉三負同寅

唐盧鉉者、玄宗朝初以御史事外戚韋堅、爲判官、相得甚洽、堅寵衰被劾、爲李林甫所譎、鉉發其私、以結林甫、遂殺堅、又善太府少卿張瑄、及按楊愼矜獄、鉉誣瑄殺之、時王鉷方用事、專事鉷、至鉷得罪、鉉妄劾曰、鉷以䭾索馬五百我不與、衆惡其反覆、貶盧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遂暴亡。

論曰、推井下石、小人之常、如虎爭食、得肉者強、況彼

鉉哉

崔湜反戈媚佞

唐神龍元年、張柬之敬暉等、既平武后之亂、中宗復位、又以武三思為司空、柬之等內不自安、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帝親任三思、乃悉以柬之暉等所謀、告三思、為之謀主、三思遂引為中書舍人、共謀殺柬之敬暉等五人於遠州、三思敗、仍附韋后、景龍四年、韋后弒帝、以湜同平章事、及韋后誅、睿宗即位、湜得幸於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上不從、至涕泣以請、乃以湜與陸象先同平章事、為中書令、初

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謀反當死爲同列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搆陷幽求流於封州復命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姦詭陰秘反覆叵測開元元年湜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

論曰取兎絲而扶松栢君子有以知其道之衰然松栢死而兎絲終不長得失之間果可衡人品乎哉吾寧爲松栢矣

宋之問有才無行

宋之問汾州人偉儀觀雄於才辨詩律與沈佺期齊名時人號爲沈宋唐武則天中累轉尚方監丞時張易之兄弟烝昵寵甚之問傾心諂附至爲奉溺器及敗之問貶瀧州參軍後逃歸洛陽匿友人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以安王室之問得其實陰使人上變以丐贖罪由是殺仲之擢之問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

結。太平澆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未果。睿宗立、以其猾貪盈惡。流之、欽州。遂賜死。

論曰、花之太華者其毒必螫。味之太厚者其害必腊。質薄者易敗。韻柔者難雅。文章盛而道德衰。枝葉繁而本根披。理有固然。情亦隨之。故黄鸝賜魂、可以供如簧之聽。不足當朝陽之一鳴。君子所以貴知人也。人可不爲有才地哉。

姚萇負秦

秦苻堅永興元年遣兵擊斬姚襄其弟萇以衆降秦仕至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秦丞相王猛屢以爲患欲剪除之堅不聽寵任愈篤晉太元八年秦大舉寇晉謝玄破秦兵淝水堅敗走還長安萇與燕慕容垂俱叛起兵北地自稱後秦堅敗奔五將山爲萇縊殺後復掘堅尸鞭撻剝裸薦以棘坎而埋之苻氏遂亡萇歿子興立得魏鐵佛氏赫連勃勃亦悅而寵之眷遇踰於勳舊興弟邕以爲勃勃貪猾不可近也興

不聽命爲將軍與沒奕干鎮高平後復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勃勃遂襲殺沒奕干而幷其衆自稱太夏夏亦以滅後秦

論曰虎狼𠁅不可以恩遇也當堅委命龍驤倒阿授職固不意其爲鞭屍棘坎之人也然堅欲以危晉甚反以亡秦勃勃又伏於側而伺之焉螳螂相捕未有已時饑鷹餓虎肉飽奔颺畜之者非也吾於犬羊乎何誅

天史卷之五終